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升空,令人瞩目的是卫星搭载了30首由大众投票选出的歌曲和乐曲在太空播放,其中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爱我中华》《歌唱祖国》《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黄河颂》《长江之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东方之珠》《我是中国人》《难忘今宵》《东方红》和乐曲《春节序曲》《良宵》等,这是迄今主旋律唱响得最高远的一次。

承载着时代精神和气质的主旋律歌曲,最直接的呈现就是重大庆典活动和晚会上唱什么歌、怎么唱、什么人在唱。主旋律歌曲中的重要板块就是经典红歌,此外就是时代的新作品。

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带领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路走来唱的就是主旋律。当今演唱和聆听主旋律歌曲成了大众自发的社会文化现象。去年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明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都是这股潮流的重要节点。

新中国成立至今,最典型并影响深远的高唱主旋律之事有三件。一是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通过歌舞表演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进程,《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秋收起义》《解放区的天》《南泥湾》《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赞歌》等歌曲成为了经典咏流传,史诗《东方红》也直接带动了之后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二是1972年至1976年每年一册的《战地新歌》,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歌单,很多优秀歌曲如《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而至今仍被传唱。第三件就是近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掀起的歌唱热潮,中宣部推出“优秀歌曲100首”,而全民演唱《我和我的祖国》等爱国歌曲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留下浓重的一抹色彩。

在传统的理解中,主旋律歌曲都是宏大的题材和高尚的民族精神气概,是“大我”,其实除此之外,更多的主旋律歌



# 大歌小写 主旋律歌曲在新时期破题

徐冰

曲是反映了鲜活的生活面貌,是根植于百姓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小我”合成的社会生态。

主旋律是与时俱进的时代潮流,体现了大众的时代审美要求。1979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群众喜爱的广播歌曲十五首歌曲”评选,在一个月里收到25万多张选票,最终选出新中国第一张纯由大众开列的“排行榜单”,15首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全部是抒情歌曲,反映的是个体的情感诉求,这股由民间开启的歌曲审美导向也对应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顶层设计理念。不得不说,这些歌曲就是时代的主旋律,是扎根在群众心底的耳熟能详的可以传唱的时代主旋律,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生活的主旋律。

而如何创作优秀的主旋律歌曲,也是困扰当下创作人的一大瓶颈。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郭兰英原唱的《我的祖国》,是极为精彩的主旋律创作样本。“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条河可以是长江黄河,也可以是每一个你所认为的家乡的母亲河,而刘炽找到的旋律灵感来自于民歌《卢沟对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土壤里生生不息的养分,是创作的主要源泉。在延安时期马可创作的主旋律歌曲《南泥湾》也是吸收了当地的民歌而产生的,《东方红》的旋律更直接从陕北民歌《骑白马》演化来的。当今知名的主旋律作曲家印青写的《天路》,也是民族化旋律创新,并在题材上“大歌小写”的典型案例。

歌曲能够传唱,不是简单的“长者”给“少者”的说教和口号式的宣传功能,一定是以情动人、旋律优美、润物细无声的,这样才能产生共情。主旋律歌曲的意义也是建立在大众传唱基础上的。当下,80后90后成了社会主流,他们的主流审美就决定了我们的主旋律歌曲的审美特征。

我们爱唱主旋律,那是因为在实实在在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 刘天王没能拯救《热血合唱团》

孙佳音

有一部新片,它说要用电影和音乐来鼓励所有人,为全社会打气,给不如意的2020年写上一个暖心治愈的结尾;它的导演是关信辉,编剧是张佩琼,两人曾合作打造的教育题材影片《可爱的你》,以平实动人的风格博得了诸多好评;它的主演和监制是从艺40年留下无数代表作,却第一次饰演音乐老师的刘德华。年近六十的华仔表示,如果真的有机会做老师,他也想做音乐老师,因为他相信“音乐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人生的”。

可惜,这部新近全国上映的《热血合唱团》一点也不热血,一点也不治愈。上映前两天,2%和3.6%的上座率,观众已经给出了最诚恳的回答。为何刘德华的一番赤诚,也没能拯救这样一部看起来温馨又动人的电影?

参考《死亡诗社》等欧美成熟影片,观影前大致揣测《热血合唱团》讲了一个不成功的教练,带着一帮“废柴”学生,赢下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可能的胜利,并且相互治愈的故事。但这样的类型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支合唱团?又为什么要去赢得这场比赛?影片放了十多分钟,却始终回避这个问题,让人一头雾水。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些学生?他们怎么挑选出来的?最终,97分钟全片结束,也没能为这些孩子唱歌给出一个动力,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找到这群孩子组成一个合唱团。

合理和逻辑欠缺之外,连“困难”也显得很轻飘飘。“热血合唱团”由20多个年龄不一的少

年组成,他们的困难总结起来无非是早恋、打架、自闭、考试成绩不理想、原生家庭有矛盾,还有一个莫名的到最后比赛也没有被治愈的口吃。来看看豆瓣9.3分的《放牛班的春天》,片中的孩子们真正“身处被遗弃的角落”,这也是“拯救故事”逻辑成立的基石。难怪有观众说,“合唱团”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困难,他们遇到的全是假的困难,他们又一本正经地假装在解决困难,“真是一部假里假气的电影”。并且,在剧作上《热血合唱团》也没有设置一个“中心孩子”,还记得《放牛班的春天》里声如天籁的皮埃尔吗?

几十个学生没戏,那就只能指望老师了。很可惜,电影放到70分钟,终于“揭秘”严老师作为一位著名指挥家为何突然回港,原来他在美国输过一次,然后自暴自弃,酒驾撞人逃回中国香港,郁郁寡欢,最后严老师被孩子们感动,于是他在编剧的安排下比赛当天启程回美国面对不堪往事,只能看着直播,在机场隔空指挥。有点煽情,但更有点像是酒驾公益广告的套路。

有影评人犀利地说,《热血合唱团》的每一根筋都是软弱无力的,每一块肉都是松散的,“所以,它完全是个样子货,一阵风就可以吹散它。”更要命的是,填充在这些筋骨皮肉之间的,是满满的说教,刚开始学校领导就说教,中间父母继续说,后半段是大面积鸡汤,墙上挂着“有教无类”的牌匾,但镜头里的学校却看起来奢华富贵得不行。

“你觉得音乐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们没有问题,只不过这个世界有些人先入为主地看问题。”严老师除了灌输以上鸡汤,还反反复复跟孩子们讲,“不是你们选择了音乐,而是音乐选择了你们”。但可能,只是刘德华选择了这个故事,想要通过这样一个合唱团的励志故事,来寄托他的真情。

《热血合唱团》的失败也很好地证明了:类型片真没那么简单,并不是填满些所谓的、琐碎的类型片元素,就能叫观众买账。



## 值得回味的《人生》

石俊

延安演艺集团的话剧《人生》,从制作到全国巡回演出似乎都没有做宣传,可是每到一处,每一次演出过后会受到当地观众的关注与感慨。有老年也有中青年观众,在剧终鼓掌时发现眼中闪着闪烁的泪花,因为他们体味到这部尚显稚嫩的舞台作品里有着作家路遥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对故土深深的眷恋。

从原小说作者到演绎这部话剧的编导及大小角色,都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坡,从远古历史到现在,经历多少次文明的冲刷,并且形成了两极的世界。《黄土地》里的祈雨的腰鼓还在敲打,而仅仅几百里外的长安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霓裳羽衣曲》上演的地方。可触可感,近在咫尺却无法跨越的鸿沟,因感着高加林和巧珍们,是命运的不公?还是自己没有决心逃离?即便近40年后,这部作品还是像镜子一样作为自我认知的文学范本。从一些采访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戏的导演和部分演员在回延安的车上总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排演话剧《人生》,为自己,也为今天还在延安或已经出走到了京津沪深的高加林与巧珍们。

这部作品值得我们回味与细品之处,还在于创作与展示者及审美接受者的“自我代入”。路遥的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他与笔下的高加林一样在少年有过贫瘠的苦难,青年时有过人生的跌宕也有过爱情的炙热与迷茫。虽然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虚构成分,例如他的初恋是来自北京的知青而不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巧珍,但对于在那片土地上的逃离与对抗的执拗

是他与高加林共有的品性。这样的人物描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性情直爽、爱得深沉的路遥义无反顾,将这些人物鲜活地塑造出来。小说《人生》引发关注后从电影到话剧及广播剧几乎是全方位地传播,让这些人及他们的选择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路遥和他的《人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响亮的名字。

话剧《人生》从诞生之时就是一部带动个体思考与社会参与的作品。这次演出的是延安歌舞团的一些热爱话剧的演员,他们用质朴战胜了稚嫩,他们原汁原味的延安话的味道远胜于话剧朗诵腔,最不可替代的是艺术展示者的自我代入感。就是演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对表演者如此,对大多数观众亦然。话剧是一次引领观众“重返”现场的集体体验过程,也是对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审美“重视”。

“人生”像一首信天游。不管是属于知识青年的高加林还是属于淳朴农村青年的巧珍,在骨子里都有着自卑感,他们想要追求,想要摆脱各种牵绊,却始终不能克服内心的不安与无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任何人都会不断地遭受自卑感的冲击,它是人们正视现实的一种理性的自我反省心态。

今天不管是台上的年轻演员还是台下的观众,同在“人生的思考与回味”中,感动与互动,自省与自励。敢于面对我们无限可能的未来,“人生”最大可贵之处是直视我们面临的苦难和选择。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术”